

## 四十不惑

□ 闻枫

从来，我未曾否认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自己。

记忆里，无数次自作多情，无数次情不自禁。

五月里，一个与我无关的月份，因为太多人的生日发生，所以，我的内心，被季节所打动。

四十不惑，本与我无关，总认为遥远的总是遥远的，但无情的时光，就像一个鬼才魔术师，他能令遥远的不再遥远。

那是有记忆的时候，四五岁的我会冒着夜雨，一个人戴着斗笠去山坡上的土砖房子爷爷奶奶的家睡觉，如果不去，眼泪肯定会在爸爸妈妈面前朦胧。尽管被窝里总有爷爷肚子的咕噜声，而我会天真地问爷爷那是什么声？爷爷说，那是青蛙叫。

哦！从那时开始，我曾很长时间里相信被窝里是有青蛙的。当然，爷爷的被窝里还有孙悟空、薛仁贵、宋江等。小时候，看到爷爷打鱼未归，我就会揪心地眺望，生怕爷爷掉在了三星河里没人知道。总是问奶奶，爷爷怎么还没回？

小时候，跟着爸爸打鱼时，鱼网挂在了河床底，我就会第一时间跳到河里，摸到河床底去掏鱼网。至今，爸爸也不会知道我为什么总会抢在他之前跳到河水里。那么小的我，就在担心爸爸别被河水淹了，而宁愿那个被淹的人是我。就像多年前爸爸受了委曲，我一个人要去对方家里刀光剑影一样，幸好是爸爸拉住了我的手，否则，后果可能出乎想象。

小时候，每天上学的早上，妈妈总会用一个煎鸡蛋分给我与弟弟。而我，每次都很难用半个煎鸡蛋咽下那碗大米饭，明明知道自己吃不好，但我从来没告诉妈妈，我是多么多么渴望吃一个完整的煎鸡蛋。因为我知道，

爸爸妈妈想砌红砖房。

小时候，因爸爸妈妈外出务工，我也成为了留守娃。爷爷带着我一起种香瓜。每天早上上学前，我会担着水桶去挑水浇瓜秧，下午放学后，同样还要去浇水。当香瓜熟了，我把最好最大最白的那十个香瓜摘下，让别人捎给爸爸妈妈。而我与爷爷却舍不得吃下香瓜，总盼爸爸妈妈能早点回家。

当兵后，年少的自己把战友当亲人。每次分别，都是那不争气的眼泪先说话。印象最深的是军校高考落榜后，战友廖建辉去上军校了，而我却在教导队哭了，站在栖霞艾山脚下部队的自来水管前，我泪如雨下……

后来，两次军校高考落榜，两次上报提干不成，紧接着学业上的不顺，事业上的不顺，恋爱上的不顺等等不顺，都让我赶上了。尤其是恋爱的不成，就像我生命里最后一根温暖的稻草也丢失了一样。人空了，思想空了，信念空了。我只给一位战友写了一封信，希望他每年在某一天或者某几天给我敬一杯酒。全世界里，只要他一个人记住我曾经走过。那时的心湖里容不下一根针，脆弱得连呼吸都觉得是错误。

也是在那个时候，我发现了一个秘密，其实，人生就是那么一回事，在意与不在意，他都在那里，快乐与不快乐，都在于内心。尽管自己很在乎自己的内心还希望别人在乎自己的内心，而别人的内心同样需要别人的在乎，而自己又去在乎了吗？生活中，世界上最惨的那个人，永远都不要认为是自己。因为，当上天给你关闭一扇门的时候，他一定会给你留着一扇窗。显然，天堂与地狱，仅仅只隔一扇窗……

古人云，四十不惑。

也许，所谓的不惑，就是指自己的内心吧！

## 可爱的农民家装工

□ 施光华

老方夫妇打算将已收回的出租房装修一下自住，故引来几位农民家装工前来挣装修钱。

来的第一位农民工，人瘦个小，体力一般，任务是墙面粉刷涂料。因是熟人介绍，故工钱老方未问对方也未提，逮到就干。老方夫妇俩也乐滋滋上街闲逛，自认为拣了个便宜。中午饭店就餐后并顺带一份盒饭回来，可返家后惊呆了，墙面被农民工涂刷花了。这位农民工说，他就是个下水泥的，没想到刷涂料还是项技术活。既然是这样，那工钱就随便给多少。老方夫妇俩觉得他虽无多大技术但人还实诚，打工不容易，便决定参与一块干。经过一下午奋战，墙面粉刷得还凑和。临走时，老方给其300元并开车将农民工送回租住地。来的第二位农民工是老方临时从街头找来的木工，老方表示两扇门不动，裁块装饰板钉上就行了，既美观又便宜。这位农民工对着门又是瞅又是拍，然后说道：“我虽是农民工，但昧良心挣钱的事不做，用胶粘装饰板的门不牢固，用冲击钉连装饰板的门虽牢固，但需多次刮灰和喷漆，成本高不划算，这生意我就不做了，建议你安装新门，每扇最低价仅280元。”老方夫妇俩很感动，连声称谢。来的第三位农民工，负责拆旧木门。在老方印象中，旧木门既难拆动静又大，又是大锤敲，又是锺子锺，墙体也被砸得大洞小眼的。可这位农民工来时仅带一只袖珍电锯和一根小撬棍，将两扇木门卸下后，只听见电锯发出“吱吱”声，呼啦几下，门框一边被拦腰锯断两处，撬棍一别，一节一拃多长的门框弹出墙体。如此这般，三下五除二，半小时不到，两只门框全被拆掉，而墙体却完好无损。老方看呆了：这钱挣得太容易了！可在付工钱时，谁料这位农民工只要200元。“这哪成呢，和介绍人说好不是250元吗，这不妥吧？”这工钱够了，拆门有两种办法，一种是保全法，保门不保墙，这样门可回收卖钱，但墙体受损，费工费时，工钱也高些。一种是毁坏法，保墙不保门，省工省时，工钱低些，你就属后一种。”第四回第五回，是商家陆续派来或老方临时找来的农民工，他们是来装门、吊顶、铺木地板和安装防盗网的，这些人服务热忱，技术精湛，深得老方夫妇欢心。尤其铺木地板的竟是一对母子俩，来自安庆市农村，母亲40多岁，儿子20岁，俩人配合默契，工作效率高，硬是将整盒沉重的木地板从汽车上卸下，通过电梯搬至家中。在经过一天紧张有序的劳作后，终于圆满地将数十平米的木地板铺设于几个房间中。

现在老方夫妇住进了装饰一新的房间里，别提有多高兴了，但仍念念不忘曾经为这套住房付出过贡献的农民工朋友们。

## 有一种遗憾叫高考

□ 姜宝凤

又是一年高考季，我想对于每位曾经有过高考的人来说，高考是一次特殊的经历，是一份难忘的青春记忆。于我而言，我没有参加过高考，却总有一种莫名地“遗憾”。

我家排行老三，上面有两个哥哥，父亲是一名乡村教师，母亲在家务农，所以那个时候，父母抚养我们成长、上学读书，真是含辛茹苦，生活过得十分困难。我上初一那年，大哥因高考失利不得不重新复读，上初二时大哥又一次高考落榜，记得那晚父亲坐在炕沿上抽了一宿的烟后，毅然决定让大哥再次复读。所以我升入初三的那一年，我二次复读的大哥和正念高三的二哥两人要同时参加高考。面对日渐捉襟见肘、入不敷出的家庭压力，短短这几年父亲和母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。有一天在离我中考还有四五个月的晚上，父亲和母亲像两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，征求我是想考高中还是上中专。从父亲和母亲拘谨木讷的言语中，我已经猜出他们的想法，说句心里话，我虽然很体谅父母供我们三人读书的不容易，但仍然赌气地说，大哥和二哥能上高中考大学，我也要上高中！

最后，我甚至失去了理智，声嘶力竭地听不进父母的半点劝慰，在他们的一片叹息声中，我甩门而去。

我在外面游荡了两天后决定，既然父母不让我考高中，就此中止学业外出打工算了。于是，我偷偷跑到县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南下的列车。三月的火车上寒气袭人，由于我的座位被人占坐着，我只好蜷缩在一个倒开水的水炉旁。望着窗外疾驰而过的麦田和树影，回想着在家里时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的无忧生活，我突然对自己这次草率的离家

决定感到后悔莫及，可开弓没有回头的箭。我昏昏欲睡，约过了五六个小时，感觉肚子有点饿，可兜里仅有的钱已用来买了火车票，于是余下的二十多个小时，我几乎滴水未沾、粒米未进，两腿僵硬得失去了知觉。

火车到达广州车站时，我连下车的力气都没有了，脚底像穿着双铅鞋，满耳朵里一直是咔嚓咔嚓的耳鸣。我站在举目无亲的站前广场上，感到从未有过的迷茫与恐惧。没找到工作的那些天里，我都在午夜偷偷爬进待拆的民房和厂库里过夜，第二天天不亮就只得做贼般悄悄爬出。几天下来，蓬头垢面的模样一点不亚于前些年网上热传的“犀利哥”。想起在公交车上被人掩鼻躲避的尴尬；想起在中介被人揶揄的嘲讽；想起在小吃店门口被人鄙视的难堪，我才深知闯荡社会的艰辛和苦痛。

随后的日子，在饱尝世态炎凉、人情冷暖之后，我彻底明白，远离家乡的打工仔、打工妹们是怎样用那颗布满创伤的心苦涩描绘着外面世界的精彩。最后，我思虑再三决定返回家乡，就算上中专也能学到一门专业，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落魄吧。回到学校后，虽然落下了几个月的课程，但我像拧紧的发条的时钟一般埋头苦学，令人欣喜的是我顺利考上了一所省重点中专学校，而我的大哥和二哥也一同考上了理想的大学。后来，我又相继自学了大专和本科文凭，并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。

而今，我虽然仍有一丝对未能参加高考的“遗憾”，曾经对高考有过误解，但现在回忆起来，我觉得在人生的路上有很多个高考，同样都需要我们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，因为通向成功的道路绝不只一座狭窄的独木桥。

## 扎眼的演出

□ 疏泽民

读 小学三年级那年，学校开展庆“六·一”活动，各班级拿出一个节目，在公社大礼堂汇演。

我们班表演的节目是自编自导的歌舞《快马加鞭未下鞍》。班主任陈老师挑选六名学生参演，我被选中。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排练，我们熟练掌握了动作要领。陈老师说，两天后的儿童节正式演出，你们每个人都穿上黄军装和黄球鞋，家里没有的，想办法找别人借。

我向妈妈转达了陈老师布置的任务。妈妈眉头皱了一下，但还是答应马上去借。

那是四十多年前，生活物资极度匮乏，全家人身上穿的，都是棉纱纺织并染黑的布衣，根本没有钱去购买黄布缝制的军装。傍晚时分，妈妈空着手回来，面露难色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妈妈再次出门，直到天黑，才疲惫不堪地捧着一件黄军褂回来，脸上尽是惭愧和不安。我知道妈妈已经尽力了，但一想到众目睽睽之下没穿军裤和球鞋，还是很气愤，暗暗地责怪爸爸妈妈没本事，连军装都买不起，让我当众出丑。

儿童节那天，我穿着黄军褂、黑老布裤、黑布鞋，与其他五位一身黄的同伴，来到公社大礼堂。

站在大礼堂舞台后侧等候区，看到其他班级表演者都是统一着装，协调一致，我的泪水在眼睛里打转。陈老师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，一边给我补妆，一边安慰道：人家是看你的表演，又不是看你的衣服，怕什么？演好自己就行了。有了陈老师的这句话，我感到心里踏实多了。

报幕员报出了我们的节目。我们列队上台，在音乐伴奏下，开始了表演。由于我的衣着与众不同，十分扎眼，台下的观众更加关注，目光齐刷刷地投射到我的身上，我感到紧张而又害怕，动作有点跟不上节奏。然而当我看到陈老师坐在台下前排微笑着朝我竖起大拇指，想起陈老师刚才说过的话，心里一下子安定下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按照平时排练的要求，全神贯注地表演，让每一个动作都传神到位，尽情表达出人们大干快上、力争上游的节目主题。演出结束，台下响起一阵“哗哗”的掌声，比前面表演过的任何一个节目都热烈。陈老师更是跑上台，与我们一一拥抱，那一刻，我感觉陈老师拥抱我的时间最长，也最温暖。

多年过去，每当看到“六·一”儿童节孩子们在台上快乐地表演，我不由想起自己的童年，想起那场扎眼的演出，想起陈老师温暖的拥抱，心里暖融融的。直至今，我依然时时拿陈老师的话来告诫自己：不要为外界的纷扰分心，努力做好自己。